

化 妆

吴亚原

她蜷缩在藤椅上，几次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追剧，看儿媳陪孙女写作业，儿子闷头鼓捣电脑，伸出的手缩了回来。

儿子说，妈可去公园走走。她嗫嚅，满口乡土话，遭人嫌。儿媳的眼神里露出不屑。当年，她妆化得顶呱呱，演的旦角，扮相俊美，唱腔韵味十足，乡人说她是个活脱脱的祝英台。眼下的自己，哪有当年的影子。无话便是寂寞，藤椅上仿佛长出荆棘。

妈不是喜欢越剧嘛，去唱上几出。冷不丁儿子又甩出一句。

她犯了错似的，在藤椅上站起，红着眼圈进入电梯，酸楚涌上嗓子眼。不远处传来二胡声，公园里宝黛相会演到节骨眼上。

她不由地合着节拍轻哼。边上的老先生招呼她，唱得不错。她的乡土话，老先生居然能懂。他说，你的腔调很有味道，剧团待过？她说，乡村剧团待过几年。

她笑了。老先生说大家叫我老江，咋称呼你？多娇。老江说这名有意思。她说喜欢诗词的父亲，给女儿起了这名。老江打量她一眼，说江山如此多娇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

言外之音岂能不懂。看自己素花衬衫，搭条灰裤子。还多娇呢，她恨不得地面裂开条缝。看她的窘样，老江说你形体好，稍作打扮肯定不错。

夜色凝重，远去了的岁月，呈现在眼前。多娇，多娇。小伙们在她身后呼唤……走进房间，打开衣柜，冬天穿的大衣挂在橱里，灰扑扑的衣裤，叠放在抽屉。她将衣衫一件件抖落在地板上。昔日的俏佳人，沦落成这般光景。

心里腾起火焰，化妆她最拿手，明天去商场挑几身衣服，选几样化妆品。

房间的穿衣镜里，一位体态丰腴女子，碎花雪纺连衣裙，极配凹凸有致的身材。粉底液是个好东西，一擦掩饰掉脸上的黑斑，皱纹浅了不少，口红提升了脸部的立体感，雅致大方，她扭了下腰，灵活。镜中的自己，配得上父亲起的名字。

多年没接触妆盒，手法生疏了。眉毛有点不对称，她站镜前补妆，思绪回到三十多年前。那次有事耽搁，草草上了个妆，眉毛画得高低不一。上台，心里搁着此事，老想着观众会咋看，稀拉的掌声中，幕布落下。趁这空当，她重新化妆，赢得如雷的掌声。从此，演出前，她会一遍遍检查妆容。

遐想中迈出房门，脚倏地缩回，如此的装扮，儿媳会咋想？她拿起化妆棉，擦去脸上的妆容。镜子里的人眼袋耷拉，皮肤缺少光泽。化了妆，面对观众，演技才能发挥到极致。老江说过，今晚她是主角。千万不能出洋相，咋办？

有了，她用塑料纸裹起化妆包，夹在腋下，忐忑中走出房门。孙女说，奶奶的连衣裙真漂亮。儿子问，妈去唱越剧？儿媳夸赞，咱妈这身打扮不错，要是化点妆更好。她说，老喽，怕被人笑话。关门声中，听儿媳说，你妈老来俏了。她摇摇头，按下电梯上数字键。

公园边洗手间，她重新化了妆。舞池边，老江眼睛一亮，说，多娇。都不敢认了，该你上了。她笑得自信，捏方丝巾作道具，一曲《楼台会》唱得凄美婉转。

窗外，丹桂飘香。紫红连衣裙搭配妃色背心，她掖着化妆包走出房间。儿媳说，妈，听说公园里那位旦角，把祝英台演活了，妆也化得不错。

儿子说，是咱妈，我去过公园。

孙女说，奶奶，戏唱好后别卸妆哦，让我和爸爸妈妈一睹您的风采。

梅城之“梅”

潘艺

天宁寨，古梅绽放，花之讯如期而来，邀我去重逢。不管事务多冗杂，且放下，虔心赴约。一路上，心如花开。

古梅仙姿凛然，苍劲中透出清气。几十株簇拥丛生，高六七米，抱团撑开一束花冠。万花吐蕊，葳蕤自生光，我沉浸在这繁密的光辉中。梅枝或向上，或横斜，或下垂，或龙游，古干遒劲有力。缕缕暗香，冷凝而幽静，丰盈而灵动，给这萧瑟的冬季，带来清雅的大欢喜。周遭阒然无声，却分明地感受到花间的热闹，似乎每一朵花都在微笑，一瓣一瓣，都是她笑的纹。看久了，嘴角微扬，心中流露小欢喜。“梅”不胜收，微笑颌首，是向我致意么？还是与春密语？我伸出手，轻触它的脸庞，冰柔娇艳，香绕指间。实在是忍不住，离去时带走几枝，回的路上，心怀春意。

走在梅河边，一枝梅从院落斜逸而出，修长的手指举着鹅黄透光的花朵，不疾不徐地开着。诗情、画意、清美、幽远，与冷香一并晕开。河边堤岸怎能没有梅花？瞧，不远处，枝枝条条，蓬蓬黄花细密地漫开去，暗香散开来。一枝，一树，一条河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

潜山市府梅城，依梅河而建，因梅花而闻名。如今，梅花定为市花，这一城一河，岂不欢欣赞许？梅的本事，是一般的花学不来的。谁能在寒风中、白雪下，以弱蕊斗寒霜，傲然独立、不屈不挠？谁又不与百花争春，谦虚高洁、坚贞不渝？只有梅吧。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！”她给严寒带来暖意，传春报喜，叫人肃然起敬！这样的一枝梅，足以慰梅城了。

山谷流泉，位于天柱山南麓，清溪镜澈。600米长的石谷沟壑中，留有300余方石刻，时间跨度从唐代至民国，大部分出自重臣与名流之手。南宋端平元年（1234），赵希衮等名士来此访梅，留下一首七绝。“扶藜踏雪访梅花，小注青牛处士家。却笑十年萦组绶，何如一夕卧烟霞。”诗中，赞慕有才学而隐居不做官的处士，宁受贫寂，不同流合污，与梅花高洁坚贞，若合符节。慨叹后，又刻下，以明心志。自宋以来，或更久远，这城里城外，植梅、艺梅、赏梅，蔚然成风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李方膺，两任潜山知县，在《画梅》诗中赞曰：“挥毫落纸墨痕新，几点梅花最可人。愿借天风吹得远，家家门巷尽成春。”梅城，早已根植悠悠历史里，城以花名，情怀悠悠。思绪悠悠，又回北宋，王安

石任舒州（今潜山）通判时，诗咏《梅花》，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这首名作光耀千载，已刻在梅城与世人的心中，历久弥香，永不磨灭。

一座城，以花名之，一伊人，也以花名。至今，城中一条小巷，以伊名来命名，叫“梅花小姐”。无数人无数次走过，每一次，每一步，都走在纪念的路上。若上心头，隐约一个丁香般的姑娘，撑着油纸伞，从小巷那头走来，暗香浮动。她的墓碑珍藏在潜山博物馆。史志有载，乾隆二年（1737）典史刘维嵩为伊立碑：“悠悠舆论，贞烈留名，梅花遗世，千载余生。”某一日，风雨如晦，梅雨蕉烟锁墓门。革命烈士王效亭专程来凭吊，托物言志：“月为明镜，绿竹青蒲，绕作家。自笑人间尘俗子，几生修得到梅花。”

相传，梅花小姐是明代浙江人，随其父袁志刚由朝官受贬来潜山。她知书达礼，体察民情，处处为父分忧解愁，受到众人夸赞。某一年，风雨如磐，城池遭受水灾，她慷慨捐资，修筑城墙，使得梅城安然无恙。在城民眼中，筑起的何止是城墙？那是一座丰碑。星图变幻，草木代代荣枯，梅花精神世世赓续。刘兰芝、大

小乔、梅花小姐、陈桂珍、夏菊花、韩再芬……这座梅花小城，用她疏影清雅风骨峭峻的气质，影响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奇女子的性灵。

腊月里，苍穹一碧如洗，煦日温存，春的讯息扑面而来。天柱山梅园，背倚天柱翠屏，鸟瞰潜水粼粼，整个儿投入春晖的怀抱。一树一树的梅花，一树一树地开放。红梅、白梅、绿梅、黄梅，数不尽地绽在枝头，白的像雪，红的似火，黄的赛金，绿如碧玉，皆尽态极妍，相映成辉。向阳的山坡犹如一幅巨大而完美的梅花迎春图。二三月间，赏花的人熙来攘往，梅园泊满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看风景的人也成了风景，幸福盈园，吉祥雅致。潜山的“梅”文章，点题梅城梅园，铺陈古皖大地。二十年间，植梅渐成时尚，30多个品种，3万多株梅花，妆点一城山水，“梅”丽如画，实在是件可喜的事。

我折回的梅，插在电脑旁的花瓶中。原本沉闷单调的办公桌，变得活泼、清雅、俏丽起来。南宋陆游写梅：“闻道梅花圻晓风，雪堆遍满四山中。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。”这首咏梅诗，别开生面，三、四两句更是出人意表，高迈脱俗，愿化身千亿个陆游，每个陆游前都有一树梅花。痴迷的爱梅之情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。古人为何如此喜欢梅花？香非在蕊，香非在萼，骨中香彻！梅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啊！

